

【編按】反色情女性主義者總是痛斥色情如何剝削從事這行工作的女人，以及如何傳達錯誤觀念，導致對女人的傷害。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雖然擁護言論自由，覺得色情可以存在，但是其中應方式的基調十分消極，並未針對色情和女人之間的關係提出不同的看法。本文作者 McElroy 寫出《女人有權享用色情》一書，則是積極的表明，色情不但未必是女人的敵人，還更有可能就是女人的朋友。

〈女人有權享用色情〉

A Woman's Right to Pornography 序言 (1995)

Wendy McElroy 原著 (周志芬翻譯, 何春蕤校訂)

不管從個人角度或政治層面來看，色情都對女性有益。

看了這句話，反色情（或激進派）女性主義者一定把我視為邪教異端——該當抓去燒死才是。或者，以更加政治正確的語言來說，我該被視為一個在心理上受到父權制度所戕害的女人，以致於我竟然深深迷戀著我所受到的壓迫。就這些看法而言，我的論點當然會被拒斥；換句話說，如果我喜歡色情材料，那一定不是因為我個人擁有與眾不同的特殊癖好，而是意味著我的心理有毛病。

反色情女性主義者試圖消滅一切針對色情的實際討論；例如麥金儂 (Catharine MacKinnon) 便斷然拒絕和其他女性辯論這個主題。凡是持不同意見的女性主義者都一律被視為叛徒。反色情女性主義者的底線是：絕不允許任何一個女人質疑女人作為一個整體階級的「性」趣。

遺憾的是，自由派女性主義者所關切的往往是「反對」檢查制度，而不是「擁護」色情。她們多數認為，想用檢查制度來解決色情圖像的「問題」是很危險的，因為檢查制度也可能會被用來消滅女性的聲音。史厝珊 (Nadine Strossen) 的《捍衛色情出版品》(Defending Pornography) 一書即振振有詞地陳述此一論點。作為回應，激進派女性主義者則認為自由派女性主義者只是「被男人欺騙的人」或是「性別壓迫的共犯」。

不過，也有很多自由派女性主義者接受激進派女性主義反色情的基本主張。例如她們通常都接受「色情貶低女性」之觀念，不過，這個共識並未創造出共同的立場。為什麼呢？因為反色情女性主義者不能忍受任何人將言論自由運用到色情材料上。在她的《只是字句而已》(Only Words) 一書中，麥金儂甚至否認色情只是「文字」和「圖像」因而該當受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 (First Amendment) 對言論自由的保障；她認為色情的本質根本是一種性暴力「行為」。

多年來，反色情女性主義者利用情感來消滅人們對色情的不同意見。可是，到處都有像緹斯黛 (Sallie Tisdale) 這樣的變節者，因為受夠了對自己的性反應感到羞恥，以至於乾脆承認自己喜歡看成人電影。當緹斯黛在《哈潑》(Harper'

s) 雜誌上解釋色情材料如何豐富她的人生時，她的坦承造成了大轟動，緹斯黛的新書——與她原先的文章「跟我講色話」(“Talk Dirty to Me”) 名稱相同——也繼續著她對性的禮讚。

看到女性主義者現在會站起來捍衛色情並視之為無害、有趣、甚至令人愉悅的東西——這實在是很令人振奮的現象。這些女人有些已經在色情出版業工作好幾十年，例如，羅依兒 (Candida Royalle) 已經在色情工業中晉升成為最強有力的製作人之一。

儘管這些聲音很寶貴，她們對色情材料的捍衛卻少了四樣東西：

1. 切實描繪色情出版業界的運作模式，
2. 全面攻擊反色情女性主義者的基本主張，
3. 提供論壇好讓那些每天在色情業工作的女性可以發抒意見，
4. 說明色情如何有利女性，並對女性主義的健全極具重要性

這本書 (《女人有權享用色情》) 填補了這個鴻溝。

本書所採取的申論觀點就是婦女運動中一個極受忽略的傳統：個人女性主義 (individualist feminism)。自從 19 世紀開始，這項豐富的傳統就是從自我擁有權 (Self-ownership) 這個基礎來護衛女性的權利，即：「女人的身體乃女人的權利。」個人女性主義者持續地將這項準則應用到所有對女性有影響的議題上——包括性議題在內。當激進派的女性主義者主張女性有統一的集體興趣／利益、而且只有一種正當的性選擇時，個人化的女性主義者卻歡慶個別女性所擁有不同的「性」向。

本書為色情提供了一種意識形態。它把激進派的女性主義所奪走的東西還給了女人——那就是：女人有權利去追求自己想要的「性」，不需羞恥也不用道歉，無須感到罪惡也不必受譴責。

本書的第一章帶領讀者進入色情的真實世界。大部分對這個行業的指控都屬於實証性的，例如，宣稱女人在鏡頭前的表演都是被強迫的。既然要檢驗實證宣稱的唯一方法就是在現實世界中進行調查，那麼我就用「近距離的特寫」來調查色情出版業，直接與這個行業中的男男女女進行對話。

在進行對話時，我所採取的策略是針對硬核暴露色情片 (hardcore porn) 特別進行研究——也就是三個 X 的那種。我的理由是：假如那些拍性奴隸片 (bondage videos) 的女子並沒有真的受到虐待，那麼那些拍軟核含蓄色情作品 (softcore productions) 的女人就更不可能是暴力的受害者了。

第二章問道：「什麼是色情？」色情該如何定義？倘若沒有這種定義的話，我們又如何能通過關於這項議題的法律——甚至判決呢？

第三章呈現有關色情的歷史觀點——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展示 19 世紀的反色情法令如何傷害女權運動，尤其是在節育這個領域內；第二部分則檢驗現代女性主義的興衰，認為激進派的女性主義正在摧毀「女人的身體乃女人的選擇」

此一原則，同時也扼殺了女人在性方面所享受的樂趣。

第四章批判反色情女性主義之意識形態。它剝去了女性主義者在口頭上的憤怒修辭，顯露出她們真正想攻擊之事：她們並不是要追求真理公義，而是試圖強迫推銷一種我稱之為「性正確」的意識形態。

第五章所提供的則是由自由派女性主義者針對反檢查制度與贊成色情材料這兩議題所提出的論証。

第六章全力為色情進行辯護。它從個人女性主義者的觀點來申論，並且為本書一開頭的論點——「不管是從個人或從政治層面來說，色情讀物都對女性有益——」提供了智識上的支撐。

第七章介紹了在色情業界工作的一些女性：女演員、出版業者、政治激進份子、以及製作人。她們用自己的話來描繪出這個行業的樣貌，也表達出她們對於時刻跟隨的社會污名有怎樣的感覺。這一章提供了反色情女性主義者所試圖要壓制下來的東西：讓色情業的女性得以抒發聲音的講壇。

第八章命名為「色情往哪裡去」，它談到色情出版業該如何轉變，以便為工作其中的女性們帶來更大的尊重與保護。同時，對於那些想要追尋色情的讀者們——不管是基於個人或政治因素——我提供了簡短的指引，讓他們知道可以寫信或打電話到哪裡取得更多的資訊。

附錄一報告了我對一些性工作者所做的調查。它呈現出這些女人在現實世界裡的寫照，而不是諷刺圖。附錄二是這項調查的內容。附錄三則是一份針對 COYOTE 會議所做的報告，COYOTE 是唯一全國性的性工作者支持團體，這一行業的女性都擁有會員權。

色情需要一個寬容的社會，而我們的社會在寬容度方面卻日益欠缺。到底這種對寬容的缺乏是來自右派或左派，來自道德多數或是政治正確者，這都不重要。他們雙方對色情來說都象徵了死亡的喪鐘。大多數的人並沒有全然投入左派或右派，他們也並不完全擁護檢查制度或絕對的言論自由；人們每日都為了生存在苦苦掙扎，無法將過多的精力投入意識形態當中。

假如人們愈來愈不能忍受色情，那並不是因為大部分的人都和激進派的女性主義者一樣在意識形態上反對露骨的性表達，而是因為有關色情的事件把大家嚇到了。反色情女性主義者就是靠著人們的恐懼維生。而此書所要傳遞的訊息便是：沒有什麼好怕的。色情乃是性知識健康自由流通的一部分；這是我們的社會所急切需要的資訊，也是女人所需要的一種自由。

轉載本網頁時請保留本版權註記

©性／別研究室 <http://sex.ncu.edu.tw/> 國際邊緣 <http://intermargins.net>